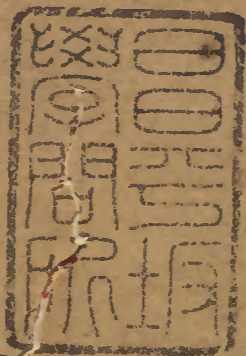


資治通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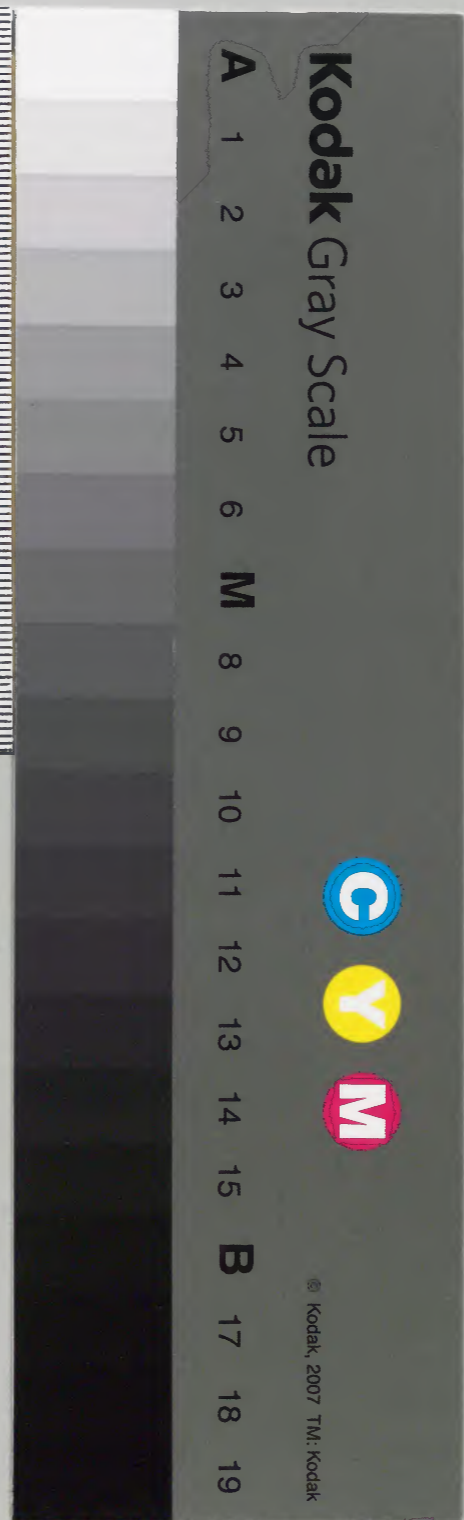
卷之三十四 漢



一	四	〇	六	六	三	五	〇	七	三	漢書門
冊	架	函	號	類						

八	三	函	三	架	五	〇	七	三	漢書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73
冊數	140 (21)
函號	283 7



鑑卷第四十三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

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

勅編集

宋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明 後學 長洲陳仁錫 評閱

漢紀三十五 起柔兆浞灘盡柔兆敦牂凡十一年

世祖光武皇帝中之下

建武十二年春正月吳漢破公孫述將魏黨公孫永

於魚涪津

續漢書曰犍為郡南安縣有魚涪津在縣北臨大江南中志曰漁涪津廣數百步涪

光武帝

遂圍武陽述遣子婿史興救之漢迎擊破之因入

健為界諸縣皆城守詔漢直取廣都據其心腹漢乃

進軍攻廣都拔之武帝元朔二年置廣都縣屬蜀郡遣輕騎燒成都

市橋賢曰市橋即七星橋之一橋也李膺益州記冲星橋舊市橋也在今成都縣西南四里水經註

成都中兩江有七橋西公孫述將帥恐懼日夜離叛

南石牛門外曰市橋將即亮翻帝必欲降之降

述雖誅滅其家猶不能禁帥所類翻帝必欲降之二人

江翻又下詔諭述曰勿以來歛岑彭受害自疑二人

見上卷上年今以時自詣則宗族完全詔書手記不

可數得魚翻述終無降意秋七月馮駿拔江州獲

山戎帝戒燬漢曰成都十餘萬眾不可輕也但堅

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

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進逼

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

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為營相去二十餘里帝

聞之大驚讓漢曰比敕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

比毗至翻千條萬端言詳細也勃與悖同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

緩急不復相及復扶賊若出兵綴公以大眾攻尚尚

破公即敗矣幸無它者言幸而無它虞不至喪敗也急引兵還廣

都詔書未到九月述果使其大司徒謝豐執金吾袁

吉將眾十許萬十許萬者約言之也分為二十餘營出攻漢使

別將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

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厲勉也

勉厲之厲有修飾振起之意吾與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遂深

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執既不接

其禍難量量音良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

同心一力人自為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

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

營三日不出乃多樹旛旗使煙火不絕夜銜枚引兵

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

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日加申為晡奔護翻遂大破之斬

置諸軍死地而能生置劉尚難地而能合帝終不謂也

豐吉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上時

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

尚而擊公也賢曰略猶過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

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

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于其郭中成都郭中也

臧宮拔緜竹破涪城涪縣屬廣漢郡賢曰涪城今緜竹縣未白日緜州巴西縣本漢

涪斬公孫恢恢述弟也復攻拔繁郫與吳漢會於成都賢

繁縣名屬蜀郡繁江名因以為縣名故城在今益州新繁縣北郫縣名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郫縣北郫

李通欲避權執乞骸骨積二歲帝乃聽上大司

空印綬上時掌翻以特進奉朝請後有司奏封皇子帝感

通首創大謀事見三十八卷即日封通少子雄為召

陵侯召讀與公孫述困急謂延岑曰事當奈何岑

曰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財物易聚耳易以不

宜有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以配岑

岑於市橋偽建旗幟鳴鼓挑戰幟昌志翻挑而潛遣

奇兵出吳漢軍後襲擊破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漢

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蜀郡太守南陽張堪聞

之時成都未破先署蜀馳往見漢說述必敗不宜退

師之策說如漢從之乃示弱以挑敵冬十一月滅宮

軍咸陽門滅宮傳作咸門賢曰咸都城西北戊寅述自

張堪

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宮大戰岑三合三勝自旦

及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使護軍高午唐邯將

銳卒數萬擊之邯戶述兵大亂高午犇陳刺述陳讀

亦刺七洞曾墮馬左右與入城述以兵屬延岑屬之其

夜死明日延岑以城降降戶辛巳吳漢夷述妻子盡

滅公孫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宮室帝聞之

怒以譴漢又讓劉尚曰城降三日吏民從服孩兒老

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尚宗室

子孫更嘗吏職更工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

麀啜羹二者孰仁韓子曰孟孫獵得麀使秦西巴持

之其母隨而呼秦西巴不忍故而

與其母孟孫怒而逐西巴既而復之使傳其子戰國
策曰樂羊為將為魏文侯攻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
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褚
師贊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答曰子且食之
其誰不食既拔中山文侯良失斬將弔民之義也將即亮翻
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初述徵廣漢李業為博士業固稱疾不起業平帝元始中除為
郎會王莽居攝以病去官杜門不應州郡之命王莽
以業為酒士病不之官遂隱藏山谷絕匿名迹夫既
不仕於莽其述羞不能致使大鴻臚尹融奉詔命以
肯為述起乎述羞不能致使大鴻臚尹融奉詔命以
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以毒酒融警旨曰
方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以區區之身試於不測
之淵乎朝廷貪慕名德曠官缺位于今七年四時珍
御不以忘君珍御謂食珍之供進者宜上奉知己下為子孫為下

論語身名俱全不亦優乎業乃歎曰古人危邦不入

亂邦不居論語載孔子之言也為此故也君子見危授命論語載子

張之何乃誘以高位重餌哉誘音融曰宜呼室家計

之業曰丈夫斷之於心久矣斷丁亂翻何妻子之為遂飲

毒而死述恥有殺賢之名遣使弔祠贈百匹業子

翬逃辭不受翬音述又聘巴郡譙玄姓譙曹大夫食

玄平帝元始四年為繡衣使者分行天下觀省風俗會莽居攝弃使者車歸家隱遁玄不請亦

遣使者以毒藥劫之太守自詣玄廬勸之行玄曰保

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叩頭於太

守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為請為于述許之

光武帝

王皓

李業不謀
其妻于王
所亂

費貽

任永
馮信

述又徵蜀郡王皓王嘉

平帝時皓為美陽令嘉為 恐

其不至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

曰大馬猶識主况於人乎。言身為漢臣豈不念故主乎 王皓先自

刎以首付使者刎武粉翻 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嘆

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死健為費貽不肯仕述

漆身為癩陽狂以避之健居言翻費音 同郡任永馮

信皆託青盲以辭徵命青盲者其瞳子不精明不能睹物任音 帝既平

蜀詔贈常少為太常張隆為光祿勳少隆死見 譙玄

已卒祠以中牢師古曰中牢即少牢謂羊豕也 勅所在還其家錢而

表李業之間徵費貽任永馮信會永信病卒獨貽仕

至合浦太守郎國志合浦郡在雒陽南九十一百九十一里 上以述將程烏

李育有才幹皆擢用之於是西土咸悅莫不歸心焉

初王莽以廣漢文齊為益州太守郎國志益州郡在雒陽西五百

里齊訓農治兵治直之翻 降集羣夷甚得其和降戶江公

孫述時齊固守拒險述拘其妻子許以封侯齊不降

聞上即位間道遣使自聞間古覓翻 蜀平徵為鎮遠

將軍封成義侯 十二月辛卯揚武將軍馬成行大

司空事 是歲參狼羌與諸種寇武都參狼羌無弋

爰劍孫中將其種人南出賜支河曲之西數千里其

後子孫分別各自為種或為羗牛種越羗羌是也或

為白馬種廣漢羌是也或為參狼種武都羌是也爰

劍曾孫忍及弟舞留湟中是為湟中諸種羌種章勇

文齊

通鑑卷四十三

漢紀三十三 光武帝

六

隴西太守馬援擊破之降者萬餘人於是隴右清
 靜援務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賓
 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
 任何足相煩百官志郡守有丞一人有諸曹掾史有
 功曹史主選署功勞有五官掾署功曹
 及諸曹事其餘有議曹法曹賊曹曹決曹金曹倉曹等掾俞緡翻頗哀老子使得遨遊
 若大姓侵小民黠吏不從令點下此乃太守事耳傷
 縣嘗有報讐者吏民驚言羗反百姓奔入城狄道長
 請門請閉城發兵賢曰狄道縣屬隴西郡今蘭州縣
 太守長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虜何敢復犯我曉狄
 道長歸守寺舍賢曰曉喻也寺舍官舍也良怖急者可牀下伏普

帥有光曰
 寇恂傳是
 歲向卒綱
 目亦書雍
 奴侯寇恂
 卒此不書
 孟也與諸
 將惟高密
 禹膠東復
 廣平漢好
 時拿夏陽
 義積陽遵
 安平延屬
 祐通鑑
 各書其封
 平餘皆略
 之惟恂則
 不可略也

後稍定郡中服之 詔邊吏力不足戰則守追虜
 料敵不拘以逗留法賢曰漢法軍行逗留畏慢者斬
 以軍法直取山桑節侯王常牟平烈侯耿况東光
 成侯耿純皆薨謚法好廉自克曰節有功安民曰烈
 賀琛曰佐相克終曰成惇龐惇固曰
 况疾病乘輿數自臨幸復以弁弟廣舉並為中郎
 將乘繩證翻數所弁兄弟六人弁弟國廣舉皆垂青
 紫省侍醫藥省悉當世以為榮 盧芳與匈奴烏桓
 連兵數寇邊帝遣驃騎大將軍杜茂等將兵鎮守北
 邊治飛狐道治飛狐道以通趙築亭障修烽燧凡與
 匈奴烏桓大小數十百戰終不能克 上詔竇融與

通鑑卷四十三 光武帝

若王常二
欺其功名
豈能出倚
上耶

五郡太守入朝融等奉詔而行官屬賓客相隨駕乘

千餘兩馬牛羊被野乘繩證翻兩音既至詣城門上

印綬上時詔遣使者還侯印綬引見賞賜恩寵傾動

京師尋拜融冀州牧冀州部魏郡鉅鹿常山中山信都河間清河趙國勃海又

以梁統為太中大夫姑臧長孔奮為武都郡丞姑臧

在河西最為富饒姑臧縣屬武威郡劉昫曰姑臧縣秦隴氏戎所處匈奴名蓋藏城語

訛為姑臧城天下未定士多不脩檢操居縣者不盈

數月輒致豐積奮在職四年力行清潔為眾人所笑

以為身處脂膏不能自潤說文戴角者脂無角者膏處昌呂翻及從融

入朝諸守令財貨連轂彌竟川澤轂戶唯奮無資單

車就路帝以是賞之帝以睢陽令任延為武威太守

睢音雖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

臣聞忠臣不和和臣不忠考異曰延傳作忠臣不

作忠臣不和和臣不忠意思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

下雷同非陛下之福曲禮曰叩雷同鄭氏註曰雷之

當各田已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

也

十三年春正月庚申大司徒侯霸薨 戊子詔曰郡

國獻異味其令太官勿復受百官志太官令一人秩六百石掌御膳飲食復

扶又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漢官儀曰口實膳羞之事

通鑑卷四十三 光武帝

也時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價直百

金詔以劍賜騎士馬駕鼓車輿服志乘輿法駕後有金鉦黃鉞黃門鼓車

上雅不喜聽音樂喜許既翻手不持珠玉嘗出獵車駕夜

還上東門侯汝南郅惲拒關不開賢曰上東門洛陽城東面北頭門也

惲於粉翻上令從者見面於門間見賢通翻惲曰火明遼遠遂

不受詔上乃回從東中門入賢曰東面中門也明日惲上書

諫曰昔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萬民惟正之供尚書無逸

之辭盤樂也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

何書奏賜惲布百匹貶東中門侯為參封尉雒陽十

毋門候一人秩六百石參封縣屬琅邪郡二月遣抽虜將軍馬武屯虜

沱河以備匈奴虜讀日呼盧芳攻雲中久不下其將隨

昱留守九原欲脅芳來降芳知之與十餘騎亡入匈

奴其衆盡歸隨昱昱乃詣闕降詔拜昱五原太守封

鐫胡侯鐫子全翻朱祐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丙

辰詔長沙王興真定王得河間王邵中山王茂皆降

爵為侯高帝封諸侯王其子孫無有與漢俱存亡者文帝封梁王城陽菑川景帝封河間長沙中

山常山昭帝封廣陽廣陵高密此數國至王莽篡漢而廢但封長沙真定河間中山者與帝同出於景帝也長沙春陵之太宗真定常山王憲之後丁巳以趙

改封者今復降爵為侯以服屬已疏也

王良為趙公太原王章為齊公魯王興為魯公良帝叔父

章與帝兄弟也是時宗室及絕國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

通鑑卷四十三 光武帝

富平侯張純安世之四世孫也歷王莽世以敦謹守

約保全前封建武初先來詣闕為侯如故於是司

奏列侯非宗室不宜復國上曰張純宿衛十有餘年

其勿廢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賢曰武始縣屬魏郡富平縣屬平原

郡 庚午以紹嘉公孔安為宋公承休公姬常為衛

公平帝元始四年改紹嘉公曰宋公承休公曰鄭公今又改鄭曰衛 三月辛未以

沛郡太守韓歆為大司徒郡國志沛郡在雒陽東南一千二百里 丙

子行大司空馬成復為揚武將軍 吳漢自蜀振旅

而還至宛宛於元翻 詔過家上冢賜穀二萬斛上時掌翻 夏四

月至京師於是大饗將士功臣增邑更封更工衡翻 凡三

百六十五人其外戚恩澤封者四十五人定封鄧禹

為高密侯食四縣禹食昌安夷安淳于高密四縣賢曰高密國名今密州縣余據西漢

以高密為王國東漢為侯國屬北海國賢所云蓋侯國也 李通為固始侯賈復為

膠東侯食六縣固始侯國屬汝南郡故寢縣也帝更名史記正義曰孫叔敖以寢丘土寢

薄取為封邑李通又募叔敖受邑光武嘉之改名固

始膠東西漢以為王國帝以為侯國併屬北海食郁

秩壯武下密即墨挺胡觀陽凡六縣 餘各有差已歿者益封其子孫或

更封支庶帝在兵間又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

息肩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樂音洛復扶又翻

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

對論語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陳讀曰陣 此非

通鑑卷四十三 漢紀三十三 光武帝

諸將敦儒
學要之諸
人多儒將

爾所及鄧禹賈復知帝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

衆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去羌呂翻帝亦思念欲完功臣

爵土不令以吏職爲過恐其以職事有過而失爵邑也遂罷左右將

軍官耿弇等亦上大將軍將軍印綬上時掌翻皆以列侯

就第加位特進奉朝請朝直遙翻請才性翻又如字鄧禹內行淳

備行下孟翻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

孫皆可以爲後世灋資用國邑不修產利凡用度皆資於國邑

不事生產作業及營利也賈復爲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既還私第

闔門養威重朱祐等薦復宜爲宰相帝方以吏事責

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

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帝雖制御功臣

而每能回容回容猶今言回護也賢日回曲也曲法以容也宥其小失遠方

貢珍甘必先徧賜諸侯而太官無餘故皆保其福祿

無誅譴者益州傳送公孫述警師郊廟樂器葆車

輿輦於是灋物始備賢日警無目之人也爲樂師取其無所見於音審也郊廟之器

樽彝之屬也樂器鍾磬之屬也葆車謂上建羽葆也合聚五采羽名爲葆孔穎達曰羽葆者以鳥羽注於

柄頭如蓋謂之羽葆謂蓋也輿者車之總名也輦者駕人以行法物謂大駕鹵簿儀式也時草創未暇今

得之始備余謂法物即上樂器葆車輿輦之類傳直總翻時兵革既息天下少事

文書調役謂侍弔翻務從簡寡至乃十存一焉甲寅以

冀州牧竇融爲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直朝

數萬學

東漢多奇士然不伐

功不慕榮

多

帝以此愈親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數辭爵位數所

上疏曰臣融有子朝夕教導以經藝不令觀天文見

識記識楚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守道不願其有才

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故諸侯王國哉因復

請間求見復扶又翻間古覓翻帝不許後朝罷遂巡

席後遂巡却帝知欲有讓遂使左右傳出傳旨使它

日會見迎詔融曰日者知公欲讓職還土賢曰日者

故命公暑熱且自便今相見宜論它事勿得復言融

不敢重陳請重有五月匈奴寇河東

十四年夏邛穀王任貴遣使上三年計即授越雋太

守郡國志越雋郡在雒陽西四千八百里秋會稽

大疫郡國志會稽郡在雒陽東莎車王賢鄯善王

安皆遣使奉獻莎素木翻西域苦匈奴重斂斂力皆

願屬漢復置都護上以中國新定不許太中大夫

梁統上疏曰臣竊見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

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

事手殺人者滅死一等自是之後著為常準故人輕

犯法吏易殺人易以臣聞立君之道仁義為主仁者

愛人義者正理愛人以除殘為務正理以去亂為心

梁統

去羗刑罰在衷。無取於輕。衷中也。適也。高帝受命約令定

律誠得其宜。高帝入關約法三章。後蕭何定律九章。文帝唯除省肉刑

相坐之瀆。文帝元年除收孥相坐法。十三年除肉刑。自餘皆率由舊章。至

哀平繼體即位日淺聽斷尚寡。斷丁。丞相王嘉輕為

穿鑿虧除先帝舊約成律。按嘉傳及刑法志並無其事。統與嘉時代相接所引

固不妄矣。但班固畧而不載也。數年之間百有餘事或不便於理或

不厭民心。厭於。謹表其尤害於體者。傅奏於左。體政

願陛下宣詔有司詳擇其善定不易之典事下

公卿。下。遐。光祿勳杜林奏曰。大漢初興蠲除苛政海

內歡欣及至其後漸以滋章。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果桃菜

茹之饋集以成賊小事無妨於義以為大戮至於瀆

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為敝彌深。賢曰遁猶回

上下相匿以文避法焉。臣愚以為宜如舊制不合翻移統復上

言曰。復扶。又翻。臣之所奏非曰嚴刑經曰爰制百姓于刑

之衷。尚書呂刑之言。衷之為言不輕不重之謂也。自高祖至

于孝宣海內稱治。治且。吏翻。至初元建平而盜賊浸多。皆

刑罰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易以。或翻。由此觀之則刑

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而而害及良善也。事寢不

報

十五年春正月辛丑大司徒韓歆免歆好直。好呼。到翻。言

韓歆子嬰

無隱諱帝每不能容歆於上前證歲將饑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故坐免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復扶歆及子嬰皆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衆多不厭歆一葉翻帝乃追賜錢穀以成禮葬之賢曰成禮具禮也言不以非命而降其葬禮

臣光曰昔高宗命說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說也音悅孔安國曰如服藥必瞑眩極其病乃除欲其出切言以自警陸德明音瞑莫遍翻眩玄遍

夫切直之言非人臣之利乃國家之福也是以人君日夜求之唯懼弗得聞惜乎以光武之世而韓歆用直諫死豈不為仁明之累哉

累力 瑞翻

丁未有星孛於昴昴七星西方之宿也主獄事又為旄頭胡星也昴畢間為天街黃道

歐陽歆

之所經也字蒲內翻以汝南太守歐陽歆為大司徒汝南郡在雒陽南六百五十里歆許及翻州郡不能

徙民

禁二月遣吳漢率馬成馬武等北擊匈奴徙雁門代郡上谷吏民六萬餘口置居庸常山關以東以避胡

寇郡國志雁門郡在雒陽北一千五百里代郡在雒陽東北二千五百里前書曰代郡有常山關上谷

緣邊兵部數千人每部各數千人也夏四月丁巳封皇子

顯宗明帝

輔為右翊公英為楚公陽為東海公康為濟南公濟

禮翻蒼為東平公延為淮陽公荆為山陽公衡為臨淮

公焉為左翊公京為琅邪公邪音耶癸丑追謚兄續為

齊武公兄仲為魯哀公帝感續功業不就事見二十九卷始

元撫育二子章興恩愛甚篤以其少貴少詩照翻欲令親

吏事使章試守平陰令興緱氏令平陰緱氏二縣皆屬河南尹緱工侯

其後章遷梁郡太守梁郡在雒陽東南八百里興遷弘農太

守郡國志弘農郡在雒陽西南四百五十里帝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

自占占之瞻翻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乃詔下州郡檢覈

嚴者考其實嚴者考其實也下戶稼翻於是刺史太守多為詐巧苟以度田為

名聚民田中并度廬屋里落民遮道啼呼度徒洛翻呼火故翻

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羸倫為翻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

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

陽不可問宋白曰漢割秦南陽河南二郡之西境置弘農郡義取弘大農桑為名帝詰

吏由趣由從也問是書之所從來也趣向也吏不肯服

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抵欺也賢曰長壽街在洛陽城中帝怒時東

海公陽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敕敕教也當欲以

墾田相方耳敕教也戒也相方求問其墾田之數以相比也帝曰即如此何

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

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帝令虎賁將詰問

吏虎賁將虎賁中郎將也將即亮翻吏乃實首服如東海公對首式救翻

上由是益奇愛陽為立陽為太子張本遣謁者考實二千石長

吏阿枉不平者長知兩翻冬十一月甲戌大司徒歙坐前

為汝南太守度田不實贓罪千餘萬下獄下遐翻歙世

授尚書八世為博士自歐陽生傳伏生尚書至歙八世皆為博士諸生守

闕為歙求哀者千餘人偽為子偽翻至有自髡剔者毛晃曰剃髮曰

禮盡及身毛曰剔平原禮震年十七禮姓也左傳衛有大夫禮孔求代歙

歙帝竟不赦歙死獄中十二月庚午以關內侯戴

涉為大司徒盧芳自匈奴復入居高柳復扶又翻是

歲驃騎大將軍杜茂坐使軍吏殺人免使揚武將軍

馬成代茂繕治障塞十里一候以備匈奴治直之翻使騎

治邊郡

都尉張堪領杜茂營擊破匈奴於高柳杜佑曰雲州治雲中縣縣

界有高柳城關駟曰高柳在标氏縣北百三十里鄠道元曰高柳縣故城舊代郡治高柳在代中其山重

巒疊巘霞舉雲高連山隱隱東出遼塞拜堪漁陽太守堪視事八年匈

奴不敢犯塞勸民耕稼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

枝麥秀兩岐蠶月既採桑斫去繁枝留其特長者則來年桑葉茂盛麥率一莖一穗罕有兩

岐者故以為瑞張君為政樂不可支樂音洛安平侯盖延薨

盖古盖翻交趾菴泠縣雜將女子徵側甚雄勇師古曰菴泠音

麋零交州外城記曰交趾昔未有郡縣之時土地有雜田民墾食其田因各為雜民設雜王雜侯主諸郡

縣縣有雜將銅印青綬宋白曰峯州漢菴泠縣地交趾太守蘇定以澧繩之

徵側忿恚

通鑑卷四十三 光武帝

十六年春二月徵側與其妹徵貳反九真日南合浦

蠻俚皆應之

郡國志曰南郡秦象郡地在雒陽南萬三千四百里賢曰側蠻之別號今呼為

俚人宋白曰愛州漢九真郡治胥浦縣驪州漢日南郡治朱吾縣凡略六十五城自

立為王都麓泠交趾刺史及諸太守僅得自守 三

月辛丑晦日有食之 秋九月河南尹張伋及諸郡

守十餘人皆坐度田不實下獄死後上從容謂虎賁

中郎將馬援曰

武帝置期門郎掌執兵送從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賁郎置中郎將漢儀

虎賁騎鶚冠虎文單衣度徒洛翻從千容翻賁音奔吾甚恨前殺守相多也

又翻相

對曰死得其罪何多之有但死者既往不可

復生也

復扶又翻

上大笑 郡國羣盜處處並起郡縣追

酒盜

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冬十月

遣使者下郡國

下遐稼翻

聽羣盜自相糾擿

賢曰擿猶發也他狄翻

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回避故縱者皆

勿問聽以禽討為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有盜賊而

不收捕者又以畏懼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為負

賢曰委守

謂棄其所守也負罪負也悞而戀翻又奴亂翻

但取獲賊多少為殿最

殿丁甸翻

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

更工衡翻

賊並解散徙

其魁帥於它郡賦田受稟

稟給也帥所類翻

使安生業自是

牛馬放牧不收邑門不閉 盧芳與閔堪使使請降

帝立芳為代王堪為代相賜繒二萬匹

繒慈陵翻

因使和

集匈奴芳上疏謝自陳思望闕庭詔報芳朝明年正

月朝直遙初匈奴聞漢購求芳貪得財帛故遣芳還

降既而芳以自歸為功不稱匈奴所遣單于復耻言

其計復扶又故賞遂不行由是大恨入寇尤深馬

其奏宜如舊鑄五銖錢廢五銖錢事見三十七卷王莽始建國元年上從

之天下賴其便盧芳入朝南及昌平昌平縣屬上谷郡賢曰故

城在今幽州昌平縣東南有詔止令更朝明歲

十七年春正月趙孝公良薨謚法慈惠愛親曰孝初懷縣大姓

李子春二孫殺人懷令趙熹窮治其姦憲許記翻又讀曰熹治直

之二孫自殺收繫子春京師貴戚為請者數十為于

熹終不聽及良病上臨視之問所欲言良曰素與李

子春厚今犯罪懷令趙熹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

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它所欲良無復言復扶既薨

上追思良乃貰出子春貰時夜遷熹為平原太守郡

志平原郡在雒陽北千三百里二月乙未晦日有食之考異曰

晦袁紀乙未據長曆三月丙申朔帝紀誤夏四月乙卯上行幸章陵章陵

故春陵帝更名五月乙卯還宮六月癸巳臨淮懷公衡薨

妖賊李廣攻沒皖城賢曰皖縣名屬廬江郡故城在今舒州有皖水妖於驕翻

皖音下遣虎賁中郎將馬援驃騎將軍段志討之秋

九月破皖城斬李廣郭后寵衰數懷怨對數所角

類上怒之冬十月辛巳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為

皇后詔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不得上壽稱慶邳惲

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好呼父不能得之於子况

臣能得之於君乎賢曰得猶制御也司馬遷曰妃匹

子况卑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

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惲善恕已量主量音

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賢曰左右猶向帝

進郭后子右翊公輔為中山王以常山郡益中山國

郡國志中山國在雒陽北一千四百里郭后為中山太后其餘九國公

皆為王甲申帝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

酒作樂賞賜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

時謹信少詩與人不欵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

聞之大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治直十二

月還自章陵是歲莎車王賢復遣使奉獻請都護復

又帝賜賢西域都護印綬及車旗黃金錦繡敦煌太

守裴遵上言夷狄不可假以大權唐氏族志伯益之

為氏後徙封解邑乃去邑從衣郡國志又令諸國失

望詔書收還都護印綬更賜賢以漢大將軍印綬其

使不肯易遵迫奪之賢由是始恨而猶詐稱大都護

移書諸國諸國悉服屬焉匈奴鮮卑赤山烏桓數

後韓歆摩郭后柔道何如

裴遵

許平

連兵入塞

鮮卑亦東胡也別依鮮卑山故因號焉漢初為冒頓所破遠竄遼東塞外與烏桓相接未嘗通中國至是始入塞為寇烏桓傳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數所角翻下同殺略吏民

詔拜襄賁令祭彤為遼東太守

賢曰襄賁縣名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

臨沂縣南賁音肥郡國志遼東郡在雒陽東北三千六百里祭則介翻彤當作彤

彤有勇力

虜每犯塞常為士卒鋒數破走之彤遵之從弟也

用徵側等寇亂連年詔長沙合浦交趾具車船修

道橋通障谿

障與嶂同山也山谿為阻則治橋道以通之

儲糧穀拜馬援

為伏波將軍以扶樂侯劉隆為副

賢曰扶樂縣名屬九真郡余謂賢說

誤矣九真郡未嘗有扶樂縣隆初封亢父侯以度用不實免次年封為扶樂鄉侯則扶樂乃鄉名非縣名賢考之不詳也水經註扶樂城在扶溝縣砂水逕其北南擊交趾

十八年二月蜀郡守將史歆反攻太守張穆踰城

走宕渠楊偉等起兵以應歆

宕渠縣屬巴郡宕渠故城在今渠州流江縣東

北七十里賢曰宕渠山名因以名縣故城在今渠州流江縣東北俗名車騎城是也師古曰宕音徒浪翻

帝遣吳漢等將萬餘人討之 甲寅上行幸長安三

月幸蒲坂

蒲坂縣屬河東郡

祠后土

馬援緣海而進隨山

刊道千餘里至浪泊上

浪泊在交趾封溪縣界按馬援既平交趾奏分西里置封

溪望海二縣水經曰葉榆水過交趾麓泠縣北分為五水絡交趾郡中其南水自麓泠縣東逕封溪縣北

又東逕浪泊馬援以其地高自西里進屯焉與徵側

等戰大破之追至禁谿

禁谿水經註及越志皆作金溪其地蓋在麓泠縣西南水

經註曰徵側走入金谿究三歲乃得之竺芝扶南記曰山溪瀨中謂之究賢曰其地今岑州新昌縣也余

按唐志新昌縣屬豐州岑字誤 賊遂散走 夏四月甲戌車駕還宮

戊申上行幸河內戊子還宮 五月旱 盧芳自

昌平還內自疑懼遂復反復扶又翻與閔堪相攻連月匈

奴遣數百騎迎芳出塞芳留匈奴中十餘年病死

吳漢發廣漢巴蜀三郡兵郡國志廣漢郡在雒陽西三千里巴郡在雒陽西二

千七百里蜀郡在雒陽西三千一百里 圍成都百餘日秋七月拔之斬

史歆等漢乃乘桴編竹木以渡水太曰筏小曰桴沿江下巴郡楊偉

等惶恐解散漢誅其渠帥徙其黨與數百家於南郡

長沙而還帥所類翻還從宣翻又如字冬十月庚辰上幸宜城

賢曰宜城縣屬南郡楚之鄢邑也故城在今襄州率道縣南 還祠章陵十二月還

宮 是歲罷州牧置刺史置州牧事始見三十二卷成帝綏和元年至哀帝建

平二年復為刺史 元壽二年復為牧 五官中郎將張純與太僕朱浮

奏議禮為人子事大宗降其私親當除今親廟四以

先帝四廟代之大司徒涉等奏立元成哀平四廟上

自以昭穆次第當為元帝後昭讀為召音部

十九年春正月庚子追尊宣帝曰中宗始祠昭帝元

帝於太廟賢曰漢官儀曰光武第雖十二於父子之次於成帝為兄弟於哀帝為諸父於平帝

為祖父皆不可為之後上至元帝於光武為父故上

繼元帝而為九代故河圖云赤九會昌謂光武也然

則宣帝為祖昭帝為魯禮故追尊及祠之成帝哀帝平帝於長安春陵節

侯以下於章陵其長安章陵皆太守令長侍祠祭祀志曰

時詔曰宗廟處所未定且祫祭高廟其成哀平且祠祭長安故高廟其南陽春陵歲時且各因故園廟祭祀園廟去太守治所遠者在所令長行太守事侍祠如淳曰宗廟在章陵者南陽太守稱使者往祭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祖天子凡臨祭宗廟皆為侍祠

馬援斬徵側徵貳妖賊單臣傅鎮等相聚入原武城妖於驕翻單音善原武縣屬河南尹自

稱將軍詔太中大夫臧宮將兵圍之數攻不下數所角翻

士卒死傷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略皆曰宜重其購

賞東海王陽獨曰妖巫相劫執無久立其中必有悔

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小挺緩令得逃亡賢曰

挺解也余據禮記月令挺重囚挺寬也音待鼎翻逃亡則一亭長足以禽矣

帝然之即敕宮撤圍緩賊賊眾分散夏四月拔原武

可為治妖法

斬臣鎮等馬援進擊徵側餘黨都陽等至居風降

之賢曰居風縣名屬九真郡今愛州交州記曰居風有山出金牛往往夜見光耀十里山有風門常有

風嶠南悉平賢曰嶠嶺嶠也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居廟翻考異曰援傳作都羊帝紀作都

陽今從紀又帝紀十八年四月遣援擊交趾十九年

四月斬側貳等因擊都陽等降之援傳十七年拜伏

波將軍討側貳十八年春軍至浪泊明年正月斬側

貳蓋紀之所書者援奏破側貳及傳側貳首至維之

時也沈懷遠南越志云徵側奔入金溪援與越人申

允中二年乃得之援傳近是今從之

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賢曰駱者越別名林邑記曰日南盧容浦通銅鼓外越銅鼓即越駱也有銅鼓因得其名馬援取其鼓以鑄銅馬

閏月戊申進趙齊魯三公爵皆為王郭后既廢太子彊意不自安郅惲說太子曰久處疑位上違孝

郅惲謬

道下近危殆

說輸芮翻處昌呂翻近其靳翻

不如辭位以奉養母氏

太子從之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藩國

數所

角翻

上不忍遲回者數歲六月戊申詔曰春秋之義立

子以貴

春秋公羊傳曰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公何以貴母貴也毋貴則子貴子

以母貴母以子貴

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彊

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久違之

重難也

其以

彊為東海王立陽為皇太子改名莊

袁宏論曰夫建太子所以重宗統一民心也非有

大惡於天下不可移也世祖中興漢業宜遵正道

以為後灋今太子之德未虧於外內寵既多嫡子

遷位可謂失矣然東海歸藩謙恭之心彌亮明帝

承統友于之情愈篤

論語孔子曰惟孝友于兄弟

雖長幼易位

興廢不同父子兄弟至性無間夫以三代之道處

之

間古覓翻處昌呂翻

亦何以過乎

帝以太子舅陰識守執金吾陰興為衛尉皆輔導太

子識性忠厚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

事帝敬重之常指識以敕戒貴戚激厲左右焉興雖

禮賢好施而門無遊俠

西都之季萬章樓護陳遵等皆俠遊於貴近之門至於此

時亦有杜保王繁之徒好呼到翻施式鼓翻使戶頰翻

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

裒不相好

姓譜鮮于本子姓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鮮支子仲食采於子因以鮮于為氏裒蒲侯

桓榮

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為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為言少詩詔翻為于

偽是以世稱其忠上以沛國桓榮為議郎沛國即沛郡建武二

十年中山王輔徙封沛始為國續漢志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出充車騎惟議郎不在直中

議郎秩六百石使授太子經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

前難乃榮辨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厭服也不以辭

長勝人儒者莫之及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歌擊磬

盡日乃罷帝使左中郎將汝南鍾興授皇太子及宗

室諸侯春秋鍾興為公羊春秋嚴氏學也賜興爵關內侯興辭以

無功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耶興曰臣

師少府丁恭於是復封恭復扶而興遂固辭不受

陳留董宣為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

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

之雒陽十二城門夏門位在亥蔡質漢儀曰雒陽十

一亭賢曰夏門雒陽城北面西頭門門外有萬壽亭乘繩證翻駐車叩馬叩近也以刀

畫地大言數主之失數所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

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箠止宣叩頭曰願

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

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治直臣不須箠請得自殺

即以頭擊楹楹柱流血被面被皮帝令小黃門持之

光武

光武

經

小黃門宦者也屬少府

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彊其兩翻

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藏亡匿

死亡謂亡命死謂犯死罪者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

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敕彊項令出賢曰

言不低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能搏擊豪

彊京師莫不震慄慄當作慄慄音匹妙翻前書音義曰慄疾也非此義九月

壬申上行幸南陽進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

民復南頓田租一歲復芳目翻下同父老前叩頭言皇考居

此日又陛下識知寺舍賢曰光武嘗從皇考至南頓故識知官府舍宇風俗通曰

寺者嗣也理事之吏嗣續於其中也每來輒加厚恩

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任音上勝也日復

一日日復之復扶又翻下復增同安敢遠期十歲乎吏民又言陛

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進幸淮陽梁

沛西南夷棟蠶反殺長吏詔武威將軍劉尚討之

路由越雋雋音邛穀王任貴恐尚既定南邊威瀆必

行已不得自放縱即聚兵起營多釀毒酒欲先勞軍

勞力到翻因襲擊尚尚知其謀即分兵先據邛都越雋郡

任貴所據宋白曰漢邛都縣唐為雋州越雋縣遂掩任貴誅之

二十年春二月戊子車駕還宮夏四月庚辰大司

徒戴涉坐入故太倉令奚涉罪下獄死無罪加之以罪曰入百官

劉尚

光武帝

志太倉令屬大司農主受郡國漕轉穀秩六百石下返稼翻帝以三公連職策免

大司空竇融 廣平忠侯吳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

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惟願陛下慎無赦而已五

月辛亥漢薨詔送葬如大將軍霍光故事事見二十四卷宣帝

地節二年漢性彊力每從征伐帝未安常側足而立諸將

見戰陳不利陳讀曰陣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

方整厲器械激揚吏士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為還

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

國矣賢曰隱威重之貌言其威重若敵國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則引道

初無辦嚴之日辦皮莫翻具也賢曰即裝也避明帝諱改之及在朝廷斤

斤謹質形於體貌爾雅曰明明斤斤察也李經曰斤精詳之察也孫炎曰謹慎之察也

斤音斬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

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與昆弟外

家故能任職以功名終 匈奴寇上黨天水遂至扶

風郡國志上黨郡在維陽北一千五百里天水郡在維陽西二千里帝苦風眩疾

甚以陰興領侍中受顧命於雲臺廣室賢曰尚書曰成王將崩命

召公作顧命孔安國註云臨終之命曰顧命顧音古

維陽南宮有雲臺廣德殿余謂廣室者寢殿也據晉書元帝紀有司奏太極殿廣室施絳帳帝令夏

施青練帷冬施青布則廣室之為寢殿明矣會疾

瘳召見興見賢欲以代吳漢為大司馬興叩頭流涕

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

中感動左右帝遂聽之太子太傅張湛自郭后之廢

稱疾不朝帝彊起之欲以為司徒湛固辭疾篤不能

復任朝事彊其兩翻復扶又翻遂罷之六月庚寅以

廣漢太守河內蔡茂為大司徒太僕朱浮為大司空

壬辰以左中郎將劉隆為驃騎將軍行大司馬事

乙未徙中山王輔為沛王以郭况為大鴻臚帝數

幸其第賞賜金帛豐盛莫比况郭后弟也數恩况者

京師號况家為金穴秋九月馬援自交阯還平陵

孟冀迎勞之勞力到翻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

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

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冀曰諒為烈士當如

是矣冬十月甲午上行幸魯東海楚沛國皆諸皇

也後東海王彊兼食魯郡而十二月匈奴寇天水

扶風上黨壬寅車駕還宮馬援自請擊匈奴帝

許之使出屯襄國賢曰襄國縣名屬趙詔百官祖道

援謂黃門郎梁松竇固曰凡人富貴當使可復賤也

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復扶又翻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松

統之子固友之子也劉尚進兵與棟蠶等連戰皆

破之二十一年春正月追至不韋孫盛蜀譜曰初秦徙呂

不韋子弟宗族於蜀漢

武帝開西南夷置郡縣徙呂氏以充之因置不韋縣
華陽國志曰武帝通博南山置不韋縣徙南越相呂
嘉子孫宗族實之因名不韋以章其先人惡行也郡
國志本屬益州郡明帝永平二年分置永昌郡治不
韋史記正義不韋縣
此去葉榆六百里 斬棟蠶帥西南諸夷悉平 類翻

烏桓與匈奴鮮卑連兵為寇代郡以東尤被烏桓

之害被皮義翻其居止近塞近其朝發穹廬暮至城郭五

郡民庶家受其辜五郡謂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也至於郡縣損

壞百姓流亡邊陲蕭條無復人迹秋八月帝遣馬援

與謁者分築堡塞稍興立郡縣或空置太守令長招

還人民烏桓居上谷塞外白山者最為彊富援將三

千騎擊之無功而還考異曰劉昭注補後漢書志亦謂之續漢志其郡國志注云

中郎將馬援誤也帝紀冬十月遣援出塞擊烏桓援
傳十一月出屯襄國明年秋將三千騎出高柳袁紀
在八月祭彤 鮮卑萬餘騎寇遼東太守祭彤率數
事前今從之

千人迎擊之自被甲陷陳被皮義翻虜大犇殺水死

者過半遂窮追出塞虜急皆棄兵裸身散走是後鮮

卑震怖畏彤不敢復闕塞裸即果翻怖音冬匈奴

寇上谷中山 莎車王賢浸以驕橫欲兼并西域數

攻諸國橫戶孟翻重求賦稅諸國愁懼車師前王鄯

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獻其珍寶及得見皆

流涕稽首鄯上扇翻願得都護帝以中國初定北邊

未服皆還其侍子史所謂量厚賞賜之諸國聞都護

時度力也

不出而侍子皆還大憂恐乃與敦煌太守檄敦徒願

留侍子以示莎車言侍子見留都護尋出冀且息其

兵裴遵以狀聞帝許之

二十二年春閏正月丙戌上幸長安二月己巳還雒

陽夏五月乙未晦日有食之秋九月戊辰地震

冬十月壬子大司空朱浮免癸丑以光祿勳杜

林為大司空初陳留劉昆為江陵令縣有火災昆

向火叩頭火尋滅江陵縣屬南郡後為弘農太守虎皆負子

渡河帝聞而異之徵昆代林為光祿勳帝問昆曰前

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

致是事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帝歎曰此乃長者之

言也顧命書諸策策簡策編簡為之漢制天子策書長二尺國史亦用簡策此書諸策

即史策也尚書古文書以八寸策是歲青州蝗青州郡濟南平原樂安北海東萊齊

國匈奴單于與死子左賢王烏達鞬侯立復死鞬

奚翻弟左賢王蒲奴立匈奴中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

赤地言在地之物皆盡人畜饑疫死耗太半賢曰三分損一為太半單于

畏漢乘其敝乃遣使請漁陽求和親帝遣中郎將李

茂報命考異曰帝紀是歲匈奴日逐王比遣使請和親使茂報命按明年又有比遣使

諸西河內附然則茂所報者非比也今從南匈奴傳烏桓乘匈奴之弱擊破

之匈奴北徙數千里幕南地空詔罷諸邊郡亭候吏

卒以幣帛招降烏桓降戶江翻西域諸國侍子久留敦

煌皆愁思亡歸莎車王賢知都護不至擊破鄯善攻

殺龜茲王龜茲前書音丘茲賢曰今龜音丘勿翻茲音沮惟翻蓋急言耳鄯善王安

上書願復遣子入侍復扶又翻下同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

迫於匈奴帝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

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任其所從於是鄯善車師復附

匈奴

班固論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

黨南羌南羌即湟中諸羌從子容翻乃表河曲列四郡四郡武威

酒泉敦煌也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

月氏斷一管翻氏音支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慕南無王

庭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高惠及呂后文景為五世財力有

餘士馬彊盛故能睹犀布璊璊音代瑁音妹則建珠厓

七郡感菑醬竹杖則開牂牁菑音距牂音首藏音隨聞

天馬蒲萄則通大宛安息自是殊方異物四面而

至於是開苑囿廣宮室盛帷帳美服玩設酒池肉

林以饗四夷之客作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古觀

玩翻師古曰視讀曰示觀視之者示之令觀也及賂遺贈送遺于季翻萬里相

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勝音升至於用度不足乃權

酒酤權古岳翻酤古暮翻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筭至車船

租及六畜。畜許民力屈。屈其財用竭。勿翻因之以凶年。

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斬

斬於郡國。使疏吏翻衣於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

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

事並見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

懸度之厄。淮南杜欽楊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

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列彼西域諸國各有君長。

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

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畜許與漢

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

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

內屬。數遣使置質于漢。樂音洛數所角翻願請都

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辭而未許。雖大禹之

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

禹貢曰西戎即序即就也序次也禹就而序之非

尚威服致其貢物也師古曰昔周公相成王越裳

氏重九譯而獻白雉成王問周公曰德不加焉

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遠吾

何以獲此物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耆曰久矣天

之無烈風雷雨也意者中國有聖人乎然後歸之

王稱先王之神所致以薦宗廟

却走馬事見十三卷文帝元年

漢紀三十五 光武皇帝下 建武二十三年春正月南郡蠻叛 郡國志南郡在雒陽南一千五百里 蠻即緣沔諸山蠻也杜佑曰時南郡潯山蠻反劉尚討破之徙其種人七千餘口置江夏界中其後沔中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四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奏勅編集

宋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明 後學 長洲陳仁錫 評閱

漢紀三十六

起強圉協洽盡上章帝建初十四年

世祖光武皇帝下

建武二十三年春正月南郡蠻叛

郡國志南郡在雒陽南一千五百里

蠻即緣沔諸山蠻也杜佑曰時南郡潯山蠻反劉尚討破之徙其種人七千餘口置江夏界中其後沔中

蠻是遣武威將軍劉尚討破之 夏五月丁卯大司

徒蔡茂薨 秋八月丙戌大司空杜林薨 九月辛

未以陳留王况為大司徒賢曰王音 肅姓也 冬十月丙申

以太僕張純為大司空 武陵蠻精夫相單程等反

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畧取蠻夷始置黔中郡漢興改

為武陵范書曰長沙武陵蠻名渠帥曰精夫縻瓠之

後也 遣劉尚發兵萬餘人泝沅水入武谿擊之賢曰沅

水出牂 柯故且蘭東北經辰州潭州岳州經洞庭湖入江武

谿在今辰州盧谿縣西百八十里即五谿之一也沅

元尚輕敵深入蠻乘險邀之尚一軍悉沒 初匈奴

單于與弟右谷蠡王知牙師以次當為左賢王音鹿

左賢王次即當為單于單于欲傳其子遂殺知牙

師烏珠留單于有子曰比為右莫鞬莫音郁 日逐王

翻 領南邊八部比見知牙師死出怨言曰以兄弟言

之右谷蠡王次當立以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當

立呼韓邪單于約其諸子以兄弟次相傳單于與殺

其弟知牙師而立其子亂呼韓邪之約而此則烏

珠留之長子也比自謂若父子相傳則烏珠留死比

當立為單于何待至與而始傳其子也師古曰谷音

鹿蠡盧 遂內懷猜懼庭會稀闊匈奴諸王歲正 單于

疑之乃遣兩骨都侯監領比所部兵監古 及單于蒲

太守求內附郡國志西河郡在維陽 兩骨都侯頗覺

其意會五月龍祠匈奴傳曰匈奴俗歲有三龍祠常

通鑑卷四十四 漢紀三十一 光武帝 二

以正月五月勸單于誅比比弟漸將王在單于帳下

九月戊日南匈奴傳大臣貴者左賢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賢王

次右谷蠡王謂之四角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溫禺

漸當作斬傳寫誤加水旁耳聞之馳以報比比遂

聚八部兵四五萬人待兩骨都侯還欲殺之骨都侯

且到知其謀亡去單于遣萬騎擊之見比眾盛不敢

進而還 是歲鬲侯朱祐卒范書朱祐傳祐為人質

直尚儒學為將多受降將即亮翻以克定城邑為本

不存首級之功又禁制士卒不得虜掠百姓軍人樂

放縱樂音洛多以此怨之

二十四年春正月乙亥赦天下 匈奴八部大人共

議立日逐王比為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永為藩

蔽扞禦北虜事下公卿下還議者皆以為天下初定

中國空虛夷狄情偽難知不可許五官中郎將耿國

五官中郎將掌五官郎杜佑曰漢制三署獨以為宜

如孝宣故事受之事見二十七卷帝甘露黃龍間

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時邊郡皆創殘有南匈奴

帝從之 秋七月武陵蠻寇臨沅賢曰臨沅縣名

援請行帝愍其老未許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馬被皮

帝今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

公卿無識

通鑑卷四十四

漢紀三十三

光武

三

翁賢曰嬰錄勇貌也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等將四萬

餘人征五溪鄺道元註水經云武陵有五溪謂雄溪

謂五溪皆槃瓠之子孫也土俗雄作熊援謂友人杜

愔曰吾受厚恩年迫日索索盡也愔於今常恐不得

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

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賢曰長者家

弟等介介猶耿耿也余謂調和也援固已慮耿冬

十月匈奴日逐王比自立為南單于遣使詣闕奉藩

稱臣上以問朗陵侯臧宮賢曰朗陵縣名屬汝南郡

宮曰匈奴飢疫分爭臣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

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

二十五年春正月遼東徼外貊人寇邊徼古弔翻太

守祭彤招降之降戶江翻彤又以財利撫約鮮卑大都護

偏何使招致異種駱驛欵塞種章勇翻駱驛相繼地欵叩也至也彤曰

審欲立功當歸擊匈奴斬送頭首乃信耳偏何等耶

擊匈奴斬首二千餘級持頭詣郡其後歲歲相攻輒

送首級受賞賜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警鮮卑烏桓

並入朝貢朝直遙翻彤為人質厚重毅撫夷狄以恩信故

皆畏而愛之得其死力南單于遣其弟左賢王莫

莫者左賢將兵萬餘人擊北單于弟莫鞬左賢王生

王之名莫者左賢將兵萬餘人擊北單于弟莫鞬左賢王生

漢書

獲之北單于震怖怖音普却地千餘里北部莫鞬骨都

侯與右骨都侯率眾三萬餘人歸南單于三月南單

于復遣使詣闕貢獻求使者監護復扶又翻遣侍子

修舊約舊約音宜戊申晦日有食之馬援軍至臨

鄉水經註武陵郡沅南縣建武中所置縣在沅水之

也擊破蠻兵斬獲二千餘人初援嘗有疾虎賁中郎

將梁松來候之虎賁中郎將掌獨拜牀下援不答松

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婿梁松字伯孫尚帝女舞

為禮夫為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援兄

子嚴敦並喜譏議賢曰喜通輕俠援前在交趾還書

誠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

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好呼到妄是非政

灑賢曰謂譏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

行也惡鳥路翻行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

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

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樂音洛父喪致客數郡畢

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

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賢曰鶩鴨也鶩

舒見俗謂之鴨可畜而不能高效季良不得陷為天

飛者曰鴨野生而高飛者曰鶩

龍述

通鑑卷四十四

莫已

五

下輕薄子。所謂盡虎不成反類狗者也。伯高者山都

長龍述也。龍姓述名賢曰山都縣名屬南陽郡舊南陽之赤鄉秦以為縣故城在今襄州義清

縣東北長季良者越騎司馬杜保也。百官志越騎校尉其屬有司馬

秩千石皆京兆人會保仇人上書訟保為行浮薄亂羣

惑眾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誠兄子而梁松竇固與

之交結將扇其輕偽敗亂諸夏。敗補書奏帝召責松

固以訟書及援誠書示之松固叩頭流血而得不罪

詔免保官擢拜龍述為零陵太守。賢曰零陵今永松

山是恨援及援討武陵蠻軍次下雋。賢曰下雋縣名屬長沙國故城

在今辰州沅陵縣宋白曰岳州巴陵縣漢地理志下雋縣屬長沙郡在今鄂州蒲圻縣界即此地按水經

江水東至長沙下雋縣北澧水資水沅水合有兩道

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嶮。水經註夷水南出夷山北流注沅夷山東接壺

頭山山水際有馬援停軍處從充則塗夷而運遠

賢曰壺頭山在今辰州沅陵東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為棄日費糧

不如進壺頭搯其喉咽。搯持也咽音充賊自破以事

上之。上時掌帝從援策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

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乃穿岸為

室以避炎氣。武陵記曰壺頭山邊有石窟賊每升險

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為之流

涕。為于耿舒與兄好時侯弇書曰。好時縣屬扶前舒

偽翻風時音止

援自不詳
于計故耿
賢上耿舒
書為函也
升練也

上書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

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師古曰怫鬱憂不樂也

也怫符弗翻怫鬱氣蘊積而不誠可痛惜前到臨鄉

賊無故自致若夜擊之即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

到一處輒止賢曰言似商胡所至之處輒停留也賈音古以是失利今果

疾疫皆如舒言弁得書奏之帝乃使梁松乘驛責問

援因代監軍監古會援卒松因是構陷援帝大怒追

收援新息侯印綬郡國志新息侯國屬汝南郡應劭曰古息國其後東徙加新字初

援在交阯常餌薏苡神農本草經曰薏苡味甘微寒主風濕痺下氣除筋骨邪氣久

服輕身實能輕身勝障氣障與障同軍還載之一車及卒

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為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犀之

有文彩者帝益怒援妻孥惶懼孥音奴不敢以喪還舊塋

橐葬城西賢曰橐草也以不歸舊塋時權葬故稱橐

相連詣闕請罪索昔帝乃出松書以示之方知所坐

上書訴冤前後六上辭甚哀切上時掌前雲陽令扶

風朱勃雲陽縣屬左馮翊有秦雲陽宮鈞弋夫詣闕

上書曰竊見故伏波將軍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

間關險難難乃觸冒萬死經營隴冀謂征隗謀如涌

泉執如轉規規圓也兵動有功師進輒克誅鋤先零飛

朱勃

矢貫脛。零音憐。建武十一年援擊破先零。飛矢貫脛。脛形定翻。出征交趾。與妻

子生訣。征交趾事見上卷。十年間復南討。復扶立陷臨

鄉師已有業。業緒也。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

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為得。不

進未必為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樂音惟

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謂計鳥桓。南度江海。觸

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

過。衆庶未聞其毀。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

親怖慄。怖音布翻。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為之訟。為于偽翻。臣

竊傷之。夫明主醲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

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為。事見十卷。高祖三年間古莧。

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復扶又翻。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

宜續以厭海內之望。下退稼翻。厭一葉翻。帝意稍解。初勃年十

二能誦詩書。常候援兄况。辭言嫺雅。賢曰嫺音閑。嫺雅猶言沈靜也。

余謂嫺習也。屈原傳嫺於辭令。援裁知書。見之自失。况知其意。乃自

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

學。卒子恤翻。終也。賢曰稟受也。勿畏也。勃未二十。右扶風請試守

渭城宰。前書音義曰：試守者。試守一歲。乃為真。食其全俸。賢曰：渭城縣名。故城在今咸陽縣東北。

及援為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後雖貴。常待

以舊恩。而卑侮之。勃愈。身自親。及援遇讒。唯勃能終

宗均

焉謁者南陽宗均監援軍

宗均列傳作宋均趙明誠金石錄有漢司空宗俱碑

按後漢宋均傳均族子意孫俱靈帝時為司空余嘗得宗資墓前碑龜膊上刻字因以後漢帝紀及姓苑姓纂諸書參考以謂自均以下其姓皆作宗而援列傳轉寫為宋誤也後得此碑益知前言之不繆

既卒軍士疫死者太半蠻亦飢困均乃與諸將議曰

今道遠士病不可以戰欲權承制降之何如諸將皆

伏地莫敢應

降戶江翻

均曰夫忠臣出竟有可以安國家

專之可也

公羊傳曰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全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竟讀

境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种守沅陵長

調徒

命种奉

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冬

十月共斬其大帥而降

帥所類翻

於是均入賊營散其眾

遣歸本郡為置長吏而還

為干偽翻還從宣翻又如字

羣蠻送平

均未至先自劾矯制之罪

劾戶槩翻又戶得翻

上嘉其功迎賜

以金帛令過家上冢

受命而出未復命則不當先過家今使過家上冢所以示寵榮

也上時掌翻

是歲遼西烏桓大人郝且等率眾內屬

異曰帝紀今春既著烏桓來朝歲末又紀是歲烏桓朝貢內屬蓋始獨大人來朝後乃率種族內屬耳

詔封烏桓渠帥為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

帥所類翻長知兩翻

使居塞內布於緣邊諸郡令招來種人

種章勇翻

給其衣

食遂為漢偵候

偵月鄭翻

助擊匈奴鮮卑時司徒掾班彪

上言烏桓天性輕黠好為寇賊若久放縱而無總領

者必復掠居人

掾俞絹翻黠下八翻好呼到翻復扶又翻

但委主降掾吏

封烏桓

通鑑卷四十四

漢紀三

先武

九

賢曰蓋當時權置也降戶江翻恐非所能制臣愚以為宜復置烏桓

校尉西都置護烏桓校尉至王莽時烏桓叛校尉由是罷闕駟十三州志曰護烏桓擁節秩比二千

石武帝置以護內附烏桓既而并於匈奴中郎將余據匈奴中郎將亦此時方置未知并於匈奴中郎將

果何時也校戶教翻誠有益於附集省國家之邊慮帝從之於

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寧城賢曰寧城縣名前書寧作寧寧寧兩字通也杜

佑曰寧城在媯川郡懷戎縣西北浴名西北吐教城開營府并領鮮卑賞賜質

子歲時互市焉質音致

二十六年正月詔增百官奉百官志大將軍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秩中

千石俸月百八十斛二千石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

月百斛千石月九十斛比千石月八十斛比六百石

七十斛比六百石月五十五斛四百石月五十斛比

四百石月四十五斛三百石月四十斛比三百石月

三十七斛二百石月三十斛比二百石月二十七斛

俸錢穀各半奉音扶用翻其千石已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已

下增於舊秩賢曰初作壽陵未有名故號壽陵蓋取父長之義也

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

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

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謂赤眉人長安

惟霸陵不掘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山陵陂池裁令流

水而已賢曰言不起山陵裁令封上陂池不使迭興

之後與丘隴同體迭興謂易姓而王者詔遣中郎將段彬

林副校尉王郁使南匈奴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

十里地理志五原西部都尉治使者令單于伏拜受

詔單于顧望有頃乃伏稱臣拜訖令譯曉使者曰單

于新立誠慙於左右願使者衆中無相屈折也詔聽

南單于入居雲中賢曰雲中郡名在今勝州北宋白

里榆林縣界始置使匈奴中郎將將兵衛護之趙武侯所築夏

南單于所獲北虜莫鞬左賢王將其衆及南部五骨

都侯韓氏骨都侯當于骨都侯呼衍骨都侯郎氏合

三萬餘人畔歸去北庭三百餘里自立為單于月餘

日更相攻擊更工五骨都侯皆死左賢王自殺諸骨

都侯子各擁兵自守 秋南單于遣子入侍詔賜單

于冠帶璽綬南匈奴傳黃金璽蓋細綬賢曰蓋音辰

王制辰綠色綉紫青色車馬金帛甲兵什器賢曰古

音瓜璽斯氏翻綬音受又轉河東米糒

二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贍給之糒音備令

中郎將將弛刑五十人隨單于所處叅辭訟察動靜

弛刑者弛刑徒也說文弓解曰弛此謂解其罪而輸

作者處昌昌翻考異曰帝紀今年春使段彬賜璽

綬置使匈奴中郎將據匈奴傳賜璽綬在秋其置中

約束制單于歲盡輒遣奉奏送侍子入朝漢遣謁者

送前侍子還單于庭賜單于及闕氏左右賢王以下

繒綵合萬匹歲以為常闕音燁於是雲中五原朔方

北地定襄鴈門上谷代八郡民歸於本土前此避匈奴內徙者

今皆歸遣謁者分將弛刑補治城郭將即亮翻下發同治直之翻

遣邊民在中國者布還諸縣皆賜以裝錢轉給糧食

時城郭丘墟掃地更為上乃悔前徙之徙民見上

冬南匈奴五骨都侯子復將其眾三千人歸南部北

單于使騎追擊悉獲其眾南單于遣兵拒之逆戰不

利於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復扶因使段郴王

郁留西河擁護之使匈奴中郎將自是亦屯西河美

即漢美稷縣也隰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刑五

百人助中郎將衛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後以為常

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漢扞戍北地朔方

五原雲中定襄鴈門代郡皆領部眾為郡縣偵邏耳

目偵丑鄭翻賢曰北單于惶恐頗還所掠漢民以示

善意鈔兵每到南部鈔楚還過亭候輒謝曰自擊

亡虜莫捷日逐耳莫於六翻非敢犯漢民也

二十七年夏四月戊午大司徒王況薨五月丁丑

詔司徒司空並去大名去羌改大司馬為太尉驃騎

大將軍行大司馬劉隆即日罷以太僕趙熹為太尉

大司農馮勤為司徒北匈奴遣使詣武威求和親

自北地以東南部分居塞內北使不敢至塞下故詣

武威求和賢曰武威郡故城在今涼州姑臧縣西北

皇太子明
於邊計

故涼城

帝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

附北虜懼於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

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北虜降

者且不復來矣復扶又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

使朗陵侯臧宮揚虛侯馬武上書曰朗陵侯國屬

註揚虛縣屬平原漯水匈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

首安則侵盜稽音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乏

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縣在陛下縣讀曰福不

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左傳曰

再崩通曰時難得而易今命將臨塞厚縣購賞將即

失易以鼓翻墮讀曰墮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

過數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謀臣狐疑令萬世刻石

之功不立於聖世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

能制彊賢曰黃石公即張良於下邳舍近謀遠者勞

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舍讀故曰務廣地者

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

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

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

顯吏見論且北狄尚彊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

道監卷四十四

光武帝

失實恒尸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

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上

問趙熹以久長之計熹請遣諸王就國冬上始遣魯

王與齊王石就國典續之次子石章之子續之嫡孫也是歲帝舅壽

張恭侯樊宏薨壽張縣屬東平國春秋曰良漢曰壽良帝避叔父趙王良諱改曰壽張宏

帝舅也謚敬侯曰恭侯溫公避國諱也考異曰袁紀宏皆作密今從范書宏為人謙柔

畏慎每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所上便宜直朝

通翻下同手自書寫毀削草本公朝訪逮逮及不敢

衆對宗族染其化未嘗犯灑帝甚重之及病困遺令

薄葬一無所用以為棺柩一藏不宜復見復扶如有

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其藏古夫婦合葬詩曰穀則異

室死則同穴是也帝善其令以書示百官因曰今不

順壽張侯意無以彰其德且吾萬歲之後欲以為式

二十八年春正月己巳徙魯王興為北海王以魯益

東海帝以東海王彊去就有禮謂以天故優以大封

食二十九縣賜虎賁旄頭設鍾虞之樂漢官儀曰虎賁千五百人

戴鵝尾屬虎賁中郎將旄頭注見前爾雅木謂之虞所以懸鐘磬也說文曰虞飾為猛獸虞音巨擬

於乘輿乘繩夏六月丁卯沛太后郭氏薨初馬

援兄子婿王磐平阿侯仁之子也王莽敗磐擁富貴

為游俠俠戶有名江淮間後游京師與諸貴戚友善

光武

援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子石當屏居自守

字

子石屏而反游京師長者賢曰長者謂豪俠者也余謂長者正指諸貴戚耳前

所謂長者家用氣自行多所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

磐坐事死磐子肅復出入王侯邸第復扶時禁罔尚

疏諸王皆在京師競脩名譽招游士馬援謂司馬呂

种曰建武之元名為天下重開种持中翻自今以往

海內日當安耳但憂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若

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賢曰舊防諸侯王子不許交通賓客卿曹戒慎

之至是有上書告肅等受誅之家為諸王賓客慮因

事生亂會更始之子壽光侯鯉得幸於沛王賢曰壽光縣屬

北海郡今青州縣怨劉盆子結客殺故式侯恭帝怒沛王坐

繫詔獄三日乃得出因詔郡縣收捕諸王賓客更相

牽引更二衡翻死者以千數呂种亦與其禍與讀曰豫臨命嘆

曰馬將軍誠神人也秋八月戊寅東海王彊沛王

輔楚王英濟南王康淮陽王延始就國濟子禮翻上大

會羣臣問誰可傳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

舅執金吾原鹿侯陰識可原鹿縣屬汝南郡春秋博

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

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

為于帝稱善曰欲置傳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

長佚

光武帝

正朕况太子乎。即拜佚為太子太傅。以博士桓榮為少傅。賜以輜車乘馬。乘繩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

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北匈奴遣

使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

胡客。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三府。太尉司徒

遍翻下司徒掾班彪曰。臣聞孝宣皇帝。敕邊守尉曰。

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

其數。則反為輕欺。數術數也。言入其術中也。今北單于見南單于

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數所角又遠驅牛馬與

漢合市。合市與漢和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

富彊。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

愈數。為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

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報

答之辭。令必有適。賢曰。適猶所也。言報答之辭必令

必有當乎今立橐草。并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

祖舊約。謂呼韓邪舊約也。上時掌翻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

甚高。為單于嘉之。為于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

郅支。自相讎隙。並蒙孝宣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

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

孝彌著。及漢滅郅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前紀

防其反覆
領陳禍福

通達國體之言

今南單于攜衆向南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掃北庭

兩翻背蒲妹

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

聽也惟思

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比毗欲修和親故拒

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

日月所照皆為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疎服順者褒

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效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

修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

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

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齊雜繒五百匹弓

鞬鞞丸

賢曰鞬音居言翻方言曰藏弓為鞬藏箭為鞞丸即箭箭服也鞬與鞞同徒谷翻矢

四發遺單于

遺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

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劍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

所賜呼韓邪笄瑟空侯皆敗

笄管三十六簧劉胸曰女媧氏造匏列管於匏

上內簧其中爾雅謂之巢大者曰笄小者曰和笄也立春之氣煦生萬物也笄管三十六宮管在左和

管十三宮管居中今之笄笙並以木代匏而漆之無復人音矣瑟註見前空侯世本云空國侯所造劉胸

曰漢武帝使樂人侯調所作以祠太廟或曰侯暉所作其聲坎坎應節謂之坎侯聲訛為箏箏或謂師賢

靡靡樂非也舊說一依琴制今案其願復裁賜

形似瑟而小七絃用撥彈之如琵琶願復裁賜

節以戰攻為務笄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齎

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帝悉納從之

二十九年春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三十年春二月車駕東巡羣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

封禪泰山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

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論語記孔子之言何事汚七

十二代之編錄賢曰莊子曰易姓而王封於泰山禪

堯勒石凡千八百餘處許慎說文序曰蒼頡之初作

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有形聲相益即謂之字

字者言孳乳而滋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

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

二代靡有同焉汗鳥故翻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令

屯田於是羣臣不敢復言復扶又翻甲子上幸魯濟南濟

禮翻閏月癸丑還宮 有星孛于紫宮字蒲內翻 夏四月

戊子徙左翊王焉為中山王 五月大水 秋七月

丁酉上行幸魯冬十一月丁酉還宮 膠東剛侯賈

復薨謚法能補前過曰剛此直以賈復剛毅而謚復

從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創

其勇節常自從之常以復自從也故復少方面之勲少詩諸

將每論功伐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

快論駁議
英制並傳

三十一年夏五月大水 癸酉晦日有食之 蝗

京兆掾第五倫 倫之先齊諸田徙長陵諸田徙園陵者多故以次第為氏掾命緝翻 領

長安市公平廉介市無姦枉每讀詔書常嘆息曰此

聖主也一見決矣等輩笑之曰爾說將尚不能下 賢

將謂州將說輪 安能動萬乘乎 乘繩 倫曰未遇知已

道不同故耳後舉孝廉補淮陽王醫工長 百官志王

樂長主樂人衛士長主衛士醫工長主醫藥丞巷長

中元元年 洪氏隸釋曰城都有漢蜀郡太守何君造

范史本紀建武止三十一年次年改為中元南書為

中元元年觀此所刻乃是碑別為中元猶冠以建武

如文景中元後元之類也又祭祀志載封禪後救天

下詔明言云改建武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年東

夷倭國傳建武中元二年來奉貢證據述明宋高公

紀元通譜云紀志俱出范史必傳寫脫誤學者失於

精審以意刪去梁武帝大同大通俱有中元是亦憲

章於此司馬公作通鑑不取其說余按考異溫公非

不取宋說也從袁范 春正月淮陽王入朝第五倫隨

官屬得會見 見賢 帝問以政事倫因此酬對帝大悅

明日復特召入與語至夕 復扶 帝謂倫曰聞卿為吏

笏婦公 笏音 不過從兄飯寧有之邪 過工木翻從才

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飢亂 少詩 實不敢妄過

人食眾人以臣愚蔽故生是語耳帝大笑以倫為扶

夷長 賢曰扶夷縣屬零陵郡故城在今邵州 未到官

上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

風俗通曰岱始

也泰山山之尊者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為五岳之長

上感此文

乃詔虎賁中郎將梁松等按察河雒讖文言九世當

封禪者凡三十六事

讖楚譜翻

於是張純等復奏請封禪

復扶又翻史記集註曰泰山上築土為壇以祭天報天之功故曰封泰山下小山除地報地之功故曰禪

上乃許焉詔有司求元封故事當用方石再累玉

檢金泥

元封故事武帝封禪故事也用方石再累置壇中皆方五尺厚一尺用玉牒書藏方石牒

厚五寸長尺三寸廣五寸有玉檢又有石檢十枚列於石旁東西各三南北各二皆長五尺廣三尺厚七寸檢中刻三處深四寸方五寸有蓋上以石功難就檢用金縷五周以水銀和金以為泥

欲因孝武故封石置玉牒其中梁松等爭以為不可

乃命石工取完青石無必五色

舊制用石蓋下卯車各依方色也

駕東巡二月己卯幸魯進幸泰山辛卯晨燎祭天於

泰山下南方羣神皆從

從從祀也從才用翻

用樂如南郊事畢

至食時天子御輦登山日中後到山上

郭璞註山海經曰泰山從

山下至頭四十八里二百步

更衣

易服乃即事也更工衡翻

哺時升壇北面尚

書令奉玉牒檢天子以寸二分璽親封之

璽斯氏翻

訖太常命騶騎二千餘人

騶側尤翻

發壇上方石尚書令藏玉

牒已復石覆訖

覆敷收翻

尚書令以五寸印封石檢事畢

天子再拜羣臣稱萬歲乃復道下

謂復故道而下山也

夜半後

上乃到山下百官明日乃訖甲午禪祭地於梁陰

梁陰

之陰也禪以高后配山川羣神從從從祀也如元始

中北郊故事三月戊辰司空張純薨夏四月癸

酉車駕還宮已卯赦天下改元考異曰續漢志云以建武三十二年為

建武中元元年紀年通譜云據紀志俱出范氏而所

載不同此必傳寫脫誤今官書累經校定學者失於

精審但見紀元復有建武二字輒以意刪去斯為繆

矣梁武帝大同大通之號俱有中字是亦憲章於此

今從袁紀范書上行幸長安五月乙丑還宮六月辛卯

以太僕馮魴為司空魴符方翻乙未司徒馮勤薨京

師醴泉湧出爾雅甘雨時降醴泉又有赤草生於水崖

賢曰赤草朱草也大戴禮曰朱草日生一郡國頻上

甘露上時掌翻羣臣奏言靈物仍降宜令太史撰集以

傳來世賢曰太史史官之長也撰雜免翻帝不納帝自謙無德每郡

國所上輒抑而不當故史官罕得記焉秋郡國三

蝗冬十月辛未以司隸校尉東萊李訢為司徒郡

志東萊郡在雒陽東三千一百二十八里訢許斤翻甲申使司空告祠高廟

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地祇上時掌翻遷呂太后

廟主于園以呂太后幾危劉氏也賢四時上祭上時掌翻

十一月甲子晦日有食之是歲起明堂靈臺辟

雍賢曰漢官儀明堂去平城門二里所天子出從平

城門先歷明堂乃至郊祀又曰辟雍去明堂三百

步車駕臨辟雍從北門入三月九月皆於中行鄉射

禮辟雍以水周其外以節觀者漢宮闕疏曰靈臺高

三丈十二門楊銜之雒陽記曰平昌門宣布圖讖於

直南大道東是明堂大道西是靈臺

天下初上以赤伏符即帝位見四十年由是信用讖

文多以決定嫌疑給事中桓譚上疏諫曰凡人情忽

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見賢通翻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

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

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論語子貢曰夫子

可得而聞也况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

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伎謂方伎醫方之家也數

官也圖書即讖緯符命以欺惑貪邪註誤人主焉可

不抑遠之哉註古賣翻又戶卦翻臣譚伏聞陛下窮

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為明矣黃白謂以藥化成金銀

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

數隻偶之類賢曰言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

之曲說屏必野翻述五經之正義疏奏帝不悅會議

靈臺所處處呂帝謂譚曰吾欲以讖決之何如譚默

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

復扶又翻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將資良翻

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為六安郡丞賢曰六安

今壽州安豐縣南余據郡國志建武十六年省六安

國以其縣屬廬江郡譚出為郡丞不必在是年通鑑

因靈臺事併書於此道病卒

范曄論曰桓譚以不善讖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

賈逵能傳會文致最差貴顯鄭興事見四十二卷

達上言左氏與圖讖合明劉氏為堯後帝嘉世主

以此論學悲哉逵扶風人也

南單于比死弟左賢王莫立為丘浮尤鞮單于鞮了

帝遣使齋璽書拜授璽綬賜以衣冠及繒綵繒慈是

後遂以為常

二年春正月辛未初立北郊祀后土 二月戊戌帝

崩於南宮前殿年六十二帝每旦視朝日晏乃罷日

中則晏朝數引公卿郎將數所講論經理夜分乃寐

賢曰分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間古陛下

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願愛精神優游

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樂音雖以征伐濟大

業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進文吏明慎政體總攬

權綱量時度力量音良度舉無過事故能恢復前烈

身致太平太尉趙熹典喪事時經王莽之亂舊典不

存皇太子與諸王雜止同席藩國官屬出入宮省宮

即宮與百僚無別別彼熹正色橫劔殿階扶下諸王

以明尊卑奏遣謁者將護官屬分止他縣諸王並令

就邸諸王國各唯得朝晡入臨臨臨哭也力整禮儀

嚴門衛賈公彥曰漢宮殿門每門皆使司馬內外肅

定喪禮

光武帝

然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山陽王荆

哭臨不哀而作飛書令蒼頭詐稱大鴻臚郭况書與

東海王彊言其無罪被廢破皮義翻及郭后黜辱勸令東

歸舉兵以取天下且曰高祖起亭長陛下與白水謂

武起於南陽春陵之何况於王陛下長子故副主哉

白水鄉也長知兩翻故副主謂舊為太子也長知兩翻當為秋霜毋為檻羊賢曰秋霜肅殺於物檻羊

受制人主崩亡間閭之伍尚為盜賊欲有所望何况

王邪彊得書惶怖怖音故翻即執其使使疏史翻封書上之時

明帝以荆母弟帝及荆皆陰后所生祕其事遣荆出止河南

宮宮在河南縣三月丁卯葬光武皇帝於原陵帝王紀曰原陵

在臨平亭東南去雒陽十五里小經註光武葬臨平亭南西望平陰大河逕其北夏四月

丙辰詔曰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若涉淵水而無

舟楫夫萬乘至重而壯者慮輕實賴有德左右小子

帝謙言年尚少壯思慮輕淺故須賢人輔弼賴恃也左右助也左右音佐佑高密侯禹元

功之首東平王蒼寬博有謀其以禹為太傅蒼為驃

騎將軍蒼懇辭帝不許又詔驃騎將軍置長史掾史

員四十人位在三公上賢曰四府掾史皆無四十人今特置以優之也驃匹妙翻

掾俞蒼嘗薦西曹掾齊國吳良百官志西曹主府史署用掾秩比四百石

帝曰薦賢助國宰相之職也蕭何舉韓信設壇而拜

不復考試復扶又翻下同今以良為議郎初燒當羌豪滇

良擊破先零奪居其地

羌無弋爰劍玄孫研居湟中至豪健羌中號其種為研種

至研十三世孫燒當復豪健其子孫更以燒當為種號真良者燒當之玄孫也自燒當至真良世居河北

大允谷而先零卑湟並皆強富真良集諸雜種掩擊先零卑湟大破之奪居大榆中地孫是始強真音顛

零音憐 真良卒子真吾立附落轉盛秋真吾與弟真岸

率眾寇隴西敗太守劉盱於允街

敗補邁翻賢曰允街音鈗街音皆屬金城郡故城在今涼州昌松縣東南賊臨麗水一名麗水城

於是守塞諸羌皆叛詔

謁者張鴻領諸郡兵擊之戰於允吾

賢曰允吾縣名屬金城郡故城

在今蘭州廣武縣西南允音鈗吾音牙杜佑曰西平郡龍支縣漢允吾縣地後漢為龍耆縣 鴻軍

敗沒冬十一月復遣中郎將竇固監捕虜將軍馬武

等二將軍四萬人討之

監古銜翻

是歲南單于莫死弟

汗立為伊伐於慮鞮單于

鞮一異翻

顯宗孝明皇帝上

勿名陽後改名莊伏侯古今註曰莊之字曰嚴謚法照臨

四方曰明光武第四子也

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已下

已下即以下孔穎達曰已與以字本

同朝于原陵如元會儀

朝陵如元會儀事死如事生也朝直遙翻

乘輿拜

神坐

乘繩證翻坐祖臥翻

退坐東廂侍衛官皆在神坐後太官

上食

上時掌翻下同

太常奏樂郡國上計吏以次前當神軒

占其郡穀價及民所疾苦是後遂以為常 夏五月

高密元侯鄧禹薨

謚法行義說民曰元主義行德曰元此特以鄧禹中興元功而謚之

瓦後世謚法始有茂德不績曰元

東海恭王彊病上遣使者太醫

乘驛視疾駱驛不絕

驛傳通馬也左傳謂之乘驛者乘驛馬也西漢謂之置傳馳傳

駱驛往來不絕也

詔沛王輔濟南王康淮陽王延請魯省疾

省悉

戊寅彊薨臨終上書謝恩言身既天命孤弱復

為皇太后陛下憂慮

言身既天死而子孫又貽上之人憂慮也天於紹翻復扶又翻

下同誠悲誠慙息政小人也

息子也

猥當襲臣後必非

所以全利之也願還東海郡今天下新罹大憂

謂光武崩

也惟陛下加供養皇太后數進御餐

供居用翻養羊亮翻數所角翻

臣彊困劣言不能盡意願並謝諸王不意永不復相

見也帝覽書悲慟從太后出幸津門亭發哀

賢曰津門維陽

城南面西頭門也一名津陽門使大司空持節護喪

事

官志司空掌水土事大喪掌將校復土今使護藩上喪殊禮也

贈送以殊禮詔

楚王英趙王栩北海王興及京師親戚皆會葬

相况

帝追惟彊深執謙儉

惟思也

不欲厚葬以違其意於是

特詔遣送之物務從約省衣足斂形

斂力

茅車瓦器

物減於制以彰王卓爾獨行之志將作大匠留起陵

廟

秦曰將作少府景帝改為將作大匠掌修作宗廟路寢宮室陵園土木之工并樹桐梓之類列於道

秋七月馬武等擊燒當羌大破之餘皆降散

山陽王荆私迎能為星者與謀議冀天下有變

帝聞之徙封荆廣陵王遣之國

郡國志廣陵在雒陽東一千六百四十里

遼東太守祭彤使偏何討赤山

偏氏高辛後急就章有偏呂何

桓烏桓傳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鮮卑傳云偏何
居漁陽擊漁陽赤山烏桓欽志貴蓋歌志貴本赤山種而
塞外也類翻大破之斬其魁帥類翻塞外震讐讐之西自

武威東盡玄菟郡國志武威郡在雒陽西北四千里玄菟郡在雒陽東北四千里同

翻皆來內附野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東平王

蒼以為中興三十餘年四方無虞宜修禮樂乃與公

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光武建武二年立南郊中元元年立及光

武廟登歌八佾舞數上之北郊於雒陽城北四里今定其冠冕車服制度漢官儀曰北郊壇在城西角去城一里所

八八六十四人也佾音好時愍侯耿弇時音止

逸舞行列也上時掌翻國遭憂曰愍時國有入喪故以論命言與國同戚也并古含翻

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宗尊也尊而祀之以

配上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玉佩以行事漢官儀曰天子

冠通天諸侯王冠遠遊三公諸侯冠進賢二梁卿大

夫尚書二千石博士冠兩梁千石以下至小吏冠一

梁天子公卿特進諸侯祀天地明堂皆冠平冕天子

十二旒三公九卿諸侯七其纓各如其綬色玄衣纁

裳周禮曰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

如之三禮圖曰冕以三十升布漆而為之廣八寸長

尺六寸前圓後方前下後高有俛伏之形故謂之冕

欲人之位彌高而志彌下故以名焉董巴輿服志曰

顯宗初服冕衣裳以祀天地衣裳以玄上纁下乘輿

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卿已

下用華蟲七章皆五色采乘輿刺繡公卿已下皆織

成陳留襄邑獻之徐廣車服注曰漢明帝按古禮備

服章天子郊廟衣阜上絳下前三幅後四幅衣畫而

裳繡禮記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於玉比德焉天子

佩白玉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

晉志曰周禮弁師掌六冕司服掌六服自后王至庶

官監式四日真巴三三明帝

人各有等差秦變古制郊祭之服皆以衿玄舊法掃地盡矣漢承秦故二百餘年未能有所制立及中興後明帝乃始采周官禮記尚書及諸儒記說備充冕之服天子車乘冠服從歐陽氏說公卿已下從大小夏侯禮畢登靈臺望雲物春秋左氏傳曰分至啓閉氏說禮畢登靈臺望雲物必書雲物杜預註曰雲物氣色災變也素察妖祥逆為之備前書天文志曰歲正月旦且至食為麥食至日昧為稷昧至哺為黍哺至下哺為菽下哺至日入為麻救天下三月臨辟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所宜

雍初行大射禮儀禮曰大射之禮王將祭射宮擇士以助祭也張虎侯熊侯豹侯其制若

今之射冬十月壬子上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

為三老桓榮為五更衡工三老服都紵大袍冠進賢

扶玉杖紵直呂翻說文曰紵絲屬績紵以為美布故曰都紵續漢志進賢冠古緇布冠也文儒者

之服也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公侯三梁中二千石至博士兩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私學弟子皆

一梁又仲春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玉杖長九尺端以鳩鳥為飾鳩者不噎

之鳥也欲老人不噎爾雅翼曰刻玉為鳩置之杖端謂之鳩杖亦曰玉杖五更亦如之不

杖乘輿到辟雍禮殿乘繩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

三老五更於太學講堂天子迎于門屏交禮道自阼

階道讀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

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饋進

食也醬食味之饋執爵而酌酌音胤又祝鯁在前祝饘

在後饋一結緇食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賢

宋均曰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之事者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事者鄭康成曰三老五更皆年老更事致仕

者也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弟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以照明天下者都布布名進

賢冠古緇布冠也文儒者之服前高七寸後高三寸
 長八寸禮殿先聖先師也阼階東階主階也賓階西
 階也賢曰醬醢也醢嗽也所以潔口也陸德明曰以
 酒曰醢以水曰漱音義隱云飯畢盪口也音胤老人
 食多鯁體故置人於前後視之令其不鯁體也都布
 之美者也進賢冠古緇布冠也玉杖長七尺端以鳩
 鳥為飾鳩者不噎之鳥也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
 欲老人不噎更工衡翻

上自為下說賢曰下說謂下諸儒執經問難於前難

冠帶縉紳之人園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漢官

榮爵關內侯考異曰帝紀載詔文上言李躬而下於是下詔賜

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賜天

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上自為太子受尚書於

桓榮及即帝位猶尊榮以師禮嘗幸太常府令榮坐

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人門生受業土

親自執業執業猶諸生或避位發難發難發疑難上

謙曰大師在是既罷悉以太官供具賜太常家榮每

疾病帝輒遣使者存問太官太醫相望於道及篤上

疏謝恩讓還爵上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

而前撫榮垂涕賜以牀茵帷帳刀劍衣被良久乃去

自是諸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復扶

皆拜牀下榮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冢坐于首

山之陽賢曰首陽山在子郁當嗣讓其兄子汎帝不

通鑑卷四十四

許郁乃受封而悉以租入與之帝以郁為侍中上

以中山王焉郭太后少子太后尤愛之故獨留京師

至是始與諸王俱就國賜以虎賁官騎賢曰漢官儀

宮騎余據焉傳時賜以壯軍胡騎百人便兵善射驍側尤翻恩寵尤厚獨得往來

京師帝禮待陰郭每事必均數受賞賜數所角翻下同恩寵

俱渥甲子上行幸長安十一月甲申遣使者以中

牢祠蕭何霍光帝過式其墓進幸河東癸卯還宮

十二月護羌校尉竇林坐欺罔及減罪下獄死時羌

叛滇岸來降林奏以滇岸為大豪後滇吾復降林又奏其為第一豪帝怪其一種兩豪以詰林窮驗知之林者融之從兄子也才從

怒而免林官涼州刺史又奏

於是竇氏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相與並時

賢曰一公大司空也兩侯安豐顯親也四二千石衛尉城門校尉護羌校尉中郎將也余據融傳融子穆

尚內黃公主穆子勳尚東海王疆女泚自祖及孫官

府邸第相望京邑於親戚功臣中莫與為比及林誅

帝數下詔切責融融惶恐乞骸骨詔令歸第養病

是歲初迎氣於五郊續漢書曰迎氣五郊之兆四方

壇皆三尺立春之日迎春於東郊祭青帝句芒車服

皆青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立夏之日迎夏於南

郊祭赤帝祝融車服皆赤歌朱明舞如迎春先立秋

十八日迎黃靈於中兆祭黃帝后土車服皆黃歌朱

明入佾舞雲翹育命之舞立秋之日迎秋於西郊祭

白帝蓐收車服皆白歌白藏八佾舞育命之舞立冬

車服皆黑歌玄冥舞如迎秋

新陽侯陰就子豐

尚酈邑公主驕妬豐殺之被誅父母皆自殺公主

光武女賢曰酈縣屬南陽郡酈音標南單于汗死單于比之子適立

為醢僮尸逐侯鞬單于賢曰醢火溪翻

三年春二月甲寅太尉趙熹司徒李訢免丙辰以

左馮翊郭丹為司徒巴未以南陽太守虞延為太

尉甲子立貴人馬氏為皇后皇子烜為太子賢曰烜音

丁達后援之女也光武時以選入太子宮能奉承陰

后傍接同列禮則脩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及帝即

位為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皇子烜

帝以后無子命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

明德馬后

德宗皇帝

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粹秦太

子亦孝性淳篤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賢曰纖介猶細

微也間隙也后常以皇嗣未廣薦達左右若恐不及

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見賢遍翻數所角翻下同

輒加隆遇及有司奏立長秋宮皇后宮謂之長秋宮帝未有所

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冠古即其人也后既

正位宮闈愈自謙肅好讀書常衣大練賢曰大練大帛也杜預註

左傳曰大帛厚繒也裙不加緣緣俞朔望諸姬主朝

請朝直望見后袍衣踈麓以為綺縠就視乃笑后曰

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羣臣奏事有難平者干央也難

也難

平難決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然未嘗以家私干政事帝由是寵敬始終無衰焉

帝思

中興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以鄧禹為

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

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修

蓋延邳彤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以王

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

雲臺功臣之次以鄧禹吳漢賈復耿弇寇恂

傅俊堅鐔王霸任光李忠萬修邳彤劉植王常李通竇融卓茂為一

列此序其次不與前史合鐔音覃又音尋祭則介翻

馬援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

夏四

月辛酉封皇子建為千乘王羨為廣平王

郡國志高帝以西平

昌置千乘郡在雜陽東千五百三十里地理志武帝

征和元年置為千乘國宣帝五年復為廣平國

郡國志光武建武十三年省廣平國以其縣屬鉅鹿

郡賢曰廣平縣故城在今洛州永年縣北千乘今青

州縣故城在今濰州六月丁卯有星孛於天船北

高苑縣北乘繩證翻晉天文志大陵八星在胃北又北九星曰天船一曰

舟星所以濟不通也天漢西南行絡大陵天船卷舌

而南行李帝大起北宮時天旱尚書僕射會稽鍾

離意會古詣闕免冠上疏曰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民疾邪宮室營邪

離意

會古

營范書

女謁盛

邪苞苴行邪譏夫昌邪

帝王記曰成湯大旱七年齋戒剪髮斷爪以已為犧牲禱

竊見北宮大作民失農時自古非苦宮

於桑林之社

以六事自責

明帝

夏四

三

室小狹但患民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帝策詔

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策詔者書詔於策也又

勅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詔因謝公卿百僚遂應

時澍雨說文曰雨所以澍注萬物故曰澍音注意薦全椒長劉平全椒縣屬

九江郡賢曰今滁州縣詔徵拜議郎平在全椒政有恩惠民或

增貲就賦或減年從役刺史太守行部行戶孟翻獄無繫

囚人自以得所不知所問唯班詔書而去帝性褊察

好以耳目隱發為明賢曰隱猶私也余謂隱者人耳目之所不及帝好以耳目窺其隱而

發之好呼到翻公卿大臣數被詆毀數所角翻下同近臣尚書以下

主見提曳提讀如冒絮提文帝之提音大計翻擲物以擊之也曳讀曰拽音奚結翻拖也引也

一說提曳讀皆如字常以事怒郎藥松藥松名以杖撞之種直江翻松

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松乃曰天子穆穆諸

侯皇皇記曲禮之文鄭曰皆形容止之貌也賢曰穆穆美也皇皇盛也未聞人君自

起撞郎帝乃赦之是時朝廷莫不悚慄爭為嚴切以

避誅責唯鍾離意獨敢諫爭爭讀曰諍數封還詔書臣下

過失輒解救之會連有變異上疏曰陛下敬畏鬼神

憂恤黎元而天氣未和寒暑違節者咎在羣臣不能

宣化治職治直之翻而以苛刻為俗百官無相親之心吏

民無雍雍之志爾雅曰雍雍和也至於感逆和氣以致天災

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鹿鳴

詩小雅宴羣臣也其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又曰我有旨酒以宴樂嘉賓之心樂

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願陛下垂聖德緩

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帝雖不能時用然知其至誠

終愛厚之 秋八月戊辰詔改太樂官曰太子用讖

文也 賢曰尚書璇璣鈴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子

六百石蔡邕禮樂志曰漢樂四品一曰太子樂典郊

廟上陵殿諸食舉之樂二曰周頌雅樂典辟雍饗射

六宗社稷之樂三曰黃門鼓吹天子所

以宴樂羣臣四曰短簫繞歌軍樂也 壬申晦日

有食之詔曰昔楚莊無災以致戒懼 說苑曰楚莊王

地不出孽則曰天其志予歟 魯哀禍大天不降譴

此能求過於天必不逆諫矣 魯哀禍大天不降譴

感精符曰魯哀公時政彌亂絕不日食政亂之類當

致日食之變而不應者譴之何益告之不悟故哀公

鄂

之篇絕無 今之動變儻尚可救有司勉思厥職以匡

無德 冬十月甲子車駕從皇太后幸章陵 光武建

改春陵鄉 荆州刺史郭賀官有殊政 荆州統南陽南

為章陵縣 郡江夏零陵桂 陽武陵長

沙等郡 上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 東漢之制冕

遠延三公諸侯 敕行部去檐帷 爾雅曰檐帷蔽前檐

之旒青玉為珠 穎達曰檐帷山東謂之裳或曰潼容泯之詩曰淇水

湯湯漸車帷裳注帷裳潼容也其上有蓋四方旁垂

而下謂之檐行下孟翻 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

去羌呂翻檐虫占翻 戊辰還自章陵 是歲京師及郡國七大水 莎車

王賢以兵威逼奪于寘大宛媯塞王國 媯塞國塞種

者因以為國名莎素未翻寘徒賢 使其將守之于寘

翻寘於元翻媯居為翻塞悉則翻 臨媯水而居

明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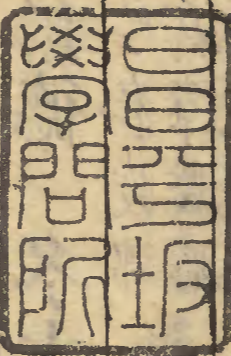
人殺其將君德立大人休莫霸為王賢率諸國兵數

萬擊之大為休莫霸所敗脫身走還休莫霸進圍莎

車中流矢死敗蒲邁翻于寘人復立其兄子廣德為

王廣德使其弟仁攻賢廣德父先拘在莎車賢乃歸

其父以女妻之復扶又翻與之和親為廣德殺賢張本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四

文政庚寅

